

崇 拜

ChongBaiShanShui

谷培生 著

山 水

陕西旅游出版社



作者近照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序

谷培生的人文情怀

雷 涛

我和谷培生并不很熟。

实际上我俩只见过两面：一次是 2000 年 11 月 17 日，全省作协会员（延安榆林片）大会在延安召开，老谷作为会员与我初识，还送了我一本他的游记散文集《雄关漫道》作纪念。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人高马大，身板结实，模样英俊，一幅纯正的陕北汉子形象。另一次是在年底，他抖落了塞外的雪片，风尘仆仆地从大漠赶到省城西安，又拿了一摞他的新作清样《崇拜山水》让我读，并叮嘱我最好写一篇读后感。这次我的突出感觉是他是富有进攻性的人。在这期间，培生好像还与我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互

新西部风采录



致问候，并未进行过思想交流。因此我对他的了解只能说还是浅层。

那天中午，我们在西安老东门外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馆匆匆吃饭，在掰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倾心交谈的机会。培生很健谈，他讲到了自己从戎、笔耕、经商、从政直到执鞭的人生履历，也谈到了对文学的欣赏与追求。涉及创作题材时，他字字声声坦露的是对陕北故土的钟爱和恋情，而更为动情的是对陕北山山水水、沟沟岔岔、历史遗踪、人文掌故、美丽传说的讲述与缅怀。交谈中，我突然感到他作为一幅人物山水画而定格了。他的额头和眉宇仿佛就是一股奔流而出的泉水，而他的面容恰如那飞流而泻的瀑布，奔流的是对故乡故土及那里的人文景观的真情、真意，飞泻的是对生命、生活、历史、现实的关注、关切和真爱。面对山水画我喃喃自语：“培生真是黄土高原培育出来的好后生！”山水画忽然也有了画外音：“说得对。我不爱神，不爱钱财，就爱故乡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此时，我对培生感受终于有了烙印：热情奔放的后边是柔肠，纯朴执着的内核是侠骨，这柔肠便是对故地历史变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这侠骨即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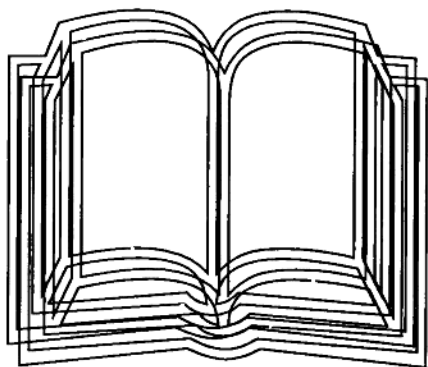
培生笔下涉猎的人文历史与景观遍及全省全国乃至世界，但篇幅最多、最为倾情的还是陕北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生存和生命。而这些篇章的切入点和兴奋点大都是一种博爱情愫的展示。尽管他对事物、景物包括人的观察、揣摩、体味还不是十分的细微、独到，但作为写作者的人文真情却在涌流。我觉得，这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他从事散文游记写作的正路。我读《崇拜山水》中的许多篇章时，心灵深处时时会有与人文历史、与自然、与人生的环境碰撞所迸发的思维火花，这种思维火花很容易与作者认同并融合双方的情愫。我想，这大概就是好的散文游记所生发的内在美感。我也相信，培生按照这个路子走，他的作品将会愈加耐读。

培生现在当校长。可想而知，他肩上的工作担子不轻。他的闲遐时间并不多，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垒长城”，唱卡拉 OK，甚至提上礼品串门子讨官要权上。而是尽量挤时间去读史、去采访、去挑灯笔耕。这使我强烈地感到，写作已构成了他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艺术追求已经并正在构筑他的业余生活之巢。而他的人文情怀正是这巢中孕育的生命乐章的主旋律。



好一个陕北汉子，好一个文学的钟情者，愿你再往前走，而且，要尽力将步子迈得更大、更坚实些。

2000年12月21日下午5时草就



代序

左手拿枪 右手握笔

——记中共陕西省安塞县委党校校长 谷培生

在社会主义完成改造的 1956 年，谷培生也完成了母胎的孕育，在黄土地上的小山村向延河发出了第一声呼喊。

他在九姐弟中排行老七，在三弟兄中是老二。识字不多的父亲在培字辈上给他起了一个通俗而富有哲理的大名——谷培生。因为他生在谷雨节，所以自己又起了个笔名——谷雨。

他家是在父亲手上，于民国三十七年从横山逃难到安塞的。一贫如洗而又多子多女的父母，为了让他们长大成人，含辛茹苦，省吃节用，终于使他弟兄三人都取得了大学文凭。



谷培生自幼好学。3岁时就在家中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4岁时跟父亲学会打“九归”。5岁进学校，一直到大学毕业，历任班长或学习干事，年年能给家中捧回一张三好学生或优等生的奖状。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他才13岁，由于品学兼优，在乡中学以学生代表身份，当选为校革委会委员，那时，同学们不叫他姓名，而叫他谷委员。

1971年秋，15岁的谷培生加入共青团，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安塞县中学上高中。因为是文革后全县第一次统考招生，所以同学之间年龄悬殊较大，他班就有比他大6岁的同学。但是，他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同学们的敬佩。因他才思敏捷、博闻强记，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化学脑袋”。

1974年春，谷培生成为安塞县第一个以民办教师身份到乡中学任教的人。可惜学黄帅、反潮流的旋风卷走了他当一名老师的梦。这年冬，他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军。

望着秦岭山谷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标语和“粉身心不跳，碎骨眉不皱”的口号，他才知道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工作队、战斗队，还是个生产



队。在秦岭山中，他打过风钻，搬过石头，铺过小铁轨，推过倒石碴的小铁斗车，还在塌方的石碴中抢救过战友。可以说出生入死，在山洞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后，抓纲治军，他随部队由秦岭山谷调到天山峡谷。在三次进教导队学政治、学军事、学施工技术后，他在千分之三的提干指标中，获得了晋升为排长的机会。从此他走了6年红运——一年一个台阶，由排级到营级。那几年他受过奖，立过功，还受到乌鲁木齐军区的通报表彰。29岁成了正营职干部，也算春风得意了。

谷培生上学时是数理化特长。参军后由于工作所迫，立志从文。笔耕诗词、散文、小说及论文诸领域，自认散文尚有小成。先后发表过《天池游览记》、《天山行》、《西公园美事谈》、《永坪话会师》、《芦关巡礼》、《塞门怀古》、《雄关漫道》、《榆林行》、《安塞吟》等散文、诗歌百余篇。发表小说《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著《国防知识十讲》一书。十几年来，发表论文、小说、诗歌、散文等400多篇，新闻报道100余篇，被《延安日报》称为“军营中走出的笔杆子”。转业后，谷培生仍是壮心不已，为党的事业努力拼搏，1996年在延安地区首届社会科学成果展上获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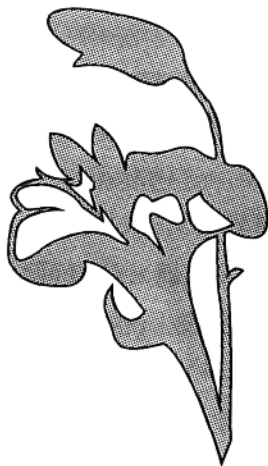


奖。尤其是 1993 年出任安塞县委党校校长以来,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古语说:“文武相冲,刀笔不容”,他却在枪和笔这对矛盾中品出了它们相容不克的神韵。

摘自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6 月出版的

《跨世纪人才·明星卷》第 286-287 页



序.....	(1)
代序.....	(5)

雄关漫道卷

雄关漫道	(1)
塞门怀古	(6)
芦关巡礼	(9)
安塞土塔	(12)
榆林行	(15)
风雨楼观台	(17)
灞柳情结	(21)
石林走笔	(25)
歌乐山的呼喊	(28)
长城长思	(31)
金顶赏联	(35)
游晋祠,话掌故	(40)
五台十景	(43)



大理游记	(50)
避暑山庄看烟波	(54)
谒武侯祠	(58)
漓江泛舟	(62)
安顺山水也迷人	(65)
壶口献辞	(69)
千古一跃	(72)
天池游记	(73)
西公园游感	(76)
虎头山沉思	(79)
五泉人文	(82)
《雄关漫道》后记	(87)

天星奇游卷

天星奇游	(90)
遥念旬阳城	(94)
回忆岳麓山	(96)
新疆三景	(100)
龙门游感	(106)
沈阳故宫的感慨	(110)
品评世博园	(114)
十三陵上看明朝	(117)
杨虎城将军陵园吊怀	(122)
大观楼赏联	(126)
乾陵怀古	(131)
重游七星岩	(137)



飞雪翠花山·····	(141)
秋上药王山·····	(144)
玉华吊怀·····	(150)
羌村怀古·····	(156)
闯王行宫游感·····	(162)
旅欧杂感·····	(166)
罗马怀古·····	(170)
浅读梵蒂冈·····	(177)
佛罗伦萨游记·····	(183)
威尼斯的启迪·····	(187)
巴黎揽胜·····	(191)

古鉴常照卷

古鉴常照·····	(196)
永坪话会师·····	(201)
彭大将军二三事·····	(207)
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	(214)
李家壩的诉说·····	(221)
安塞吟·····	(225)
劳山战役纪实·····	(228)
榆林桥战斗写真·····	(234)
“切尾巴”实况·····	(238)
直罗战役史实·····	(243)
审视《落日的辉煌》·····	(249)
观《中国·1949》影片杂感·····	(254)
读《古楼兰王国消亡的警示》有感·····	(258)



芦关简介·····	(263)
观《大决战·辽沈战役》后感·····	(268)

雪里情思卷

雪里情思·····	(270)
冬游普陀山·····	(273)
宁波二章·····	(280)
诱人醉人的陕北话·····	(286)
迎春花赞·····	(289)
南洋杉·····	(292)
水仙花赞·····	(294)
王鼎精神·····	(297)
戏联戏说·····	(300)
治学三谈·····	(305)
与青年朋友谈学习·····	(309)
与青年朋友谈学古典诗词·····	(313)
黄土地上的爱情·····	(315)
啊,千禧之年陕北雪·····	(320)
秋天语丝·····	(323)
老佛爷庙·····	(325)
黄土地的春天·····	(328)
致战友·····	(331)
浅读扑克牌·····	(334)
四、七与八·····	(337)
中医李合民·····	(340)
后记·····	(343)



雄关漫道

我的家乡安塞,位于陕北正中。它东望黄河,西连甘宁,北控大漠,南屏延安,自古为“上郡咽喉”、“塞北锁钥”之军事重地。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遍布城墙、堡、寨、崖窑、堑壕、地道等古今防务设施。如今,“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后人凭吊怀古。

经芦子关而出塞门寨的延河水,在千回百转中给黄土高原留下了一条忽宽忽窄弯弯曲曲的狭长川道。

在延安城北 50 公里处,第一次接纳较大支流的延河水,显得更加有力、豪迈。于是,在黄土地上连续画了两个大弧,形成了个巨大的“3”形。



也许大地造物主也没有想到，山与水的交融，会造就出地球上一条雄关要道。你看“3”字上部的弓背处，是四岔路口的剑匣寺，弯内是一山独特的龙安寨；“3”字下部的弓背处，是悬崖百丈的金锁关，弯内，是依山傍水的新安寨。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正是这样一个日子，我迎一片洁白，踩一路碎玉，漫步雄关。

剑匣寺，当地人称界华寺，其实是音误。由于这一壁悬崖，雄据四条大道之要津，所以历代兵家都很重视。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带兵征北番，就曾进驻龙安、剑匣寺一带。传说当年悬崖上一个洞里有一条大蟒，常出来伤人。太宗命一大将击杀，蟒竟化为一把宝剑。当地群众依山建寺，称“剑匣寺”。而安塞县文物馆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其实早在北魏时就有剑匣寺，也许由于太宗李世民的亲临，在唐以后香火更旺罢了。如今，楼观庙宇都荡然无存了，只有那十几个石窟里，北魏、唐、宋、元、明、清的石刻字画，斑斑驳驳，残缺不全，向人们诉说它千年的沧桑经历。

剑匣寺的西南面，就是龙安寨。《安塞县志》记：宋庆历元年，为抵御西夏进攻，宋将庞籍命王信统

